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三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字二十二

映敬屢改

廣韻映第四十三敬在第二組爲字不成顧曹刻敬字
成集韻與廣韻同敬亦爲字不成毛晃敬在第四十三
映在第二組敬爲字成歐陽德隆映在第四十三敬在
第十四組爲字成黃公紹韻會又以敬爲部首陰時夫
亦然此二韻者屢屢遷改總因敬爲太祖祖翼祖廟諱

之故而顧曹刻與張刻參差不可解者一毛晃之不遷
改或因時代已遠而歐陽德隆郭守正更遠何反遷之
不可解者二同一遷也敬在第二紐足矣何遷至十四
不可解者三德隆既以映爲部首而敬字爲字仍成不
可解者四公紹等仍改敬爲部首因其用字母爲前後
不可爲準若陰時夫則映仍第二紐爲切韻去聲有四
十三敬宋真宗以舉人用韻多異詔敬中丞邱雍重定
切韻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
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爲大宋重修廣
韻敬字爲翼祖廟諱則頒行之時早已缺其末筆退居
第二紐而以映字爲部首張刻仍宋本之舊韻刻係明
內府本故敬字成曹刻亦後來本也仁宗景祐四年翰
林學士丁度等承詔謄集韻寶元二年九月書成十一
日進呈頒行部首缺筆悉依廣韻毛晃增修禮部韻略

復以敬字爲部首而映字退居第二紐其書雖在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表進然本朝廟諱豈有不避之
理或係後人據唐韻改易之耳至于歐陽德隆之書成
于理宗紹定三年郭守正之書成于景定五年其以映
字爲部首此亦仍廣韻集韻之舊惟敬字不缺末筆而
退居第十四紐此誠不可解者古今韻會熊忠誤韻府
羣玉陰時夫誤皆是元人或依唐韻以敬
爲部首或依廣韻以映爲部首無不可也

豔橋醞陷鑑梵

廣韻去聲豔第五十五橋第五十六醞第五十七鑑下
注橋醞同用陷第五十八鑑第五十九梵第六十陷下
注鑑梵同用醞第五十七豔下注橋醞同用矣醞下注
又云鑑同用陷第五十八矣下不注同用獨用鑑第五
十九梵第六十鑑下注梵同用其書中卻五十五豔橋

同用五十七韻梵同用五十八陷鑑同用糾紛錯互不可爬梳此紕謬之尤者至集韻改爲驗第五十七以釀爲第二字豔下注與標驗通餘略同禮韻卻仍廣韻之舊毛晃歐陽德隆同鶴壽案禮韻始于宋景祐時而今所傳者乃毛晃增修互注與廣韻頗有不同廣韻上平聲二十一殷改爲二十一欣廣韻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今二十文與欣通廣韻二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今升嚴爲二十六與鹽添同用降成爲二十七銜爲二十八與凡同用廣韻以六韻通爲三韻今通爲兩韻廣韻上聲十八叻獨用十九隱獨用今十八叻與隱通廣韻去聲二十三問獨用二十四焮獨用今二十三問與焮通廣韻入聲八物改爲八勿廣韻八物獨用九迄獨用今八物與迄通廣韻三十帖改爲三十帖廣韻二十九葉三十帖同用三十一洽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用今升業爲三十一與葉帖同用降洽爲三十二狎爲三十三與乏同用廣

韻以六韻通爲三
韻今通爲兩韻

一書中彼此互異

更可怪者曹刻廣韻平上去目錄與顧張同獨入聲某與某同用改爲與某通一書之中彼此互異張刻後附雙聲疊韻法等條顧曹刻無看來曹刻不及張刻張刻不如顧刻惟字下注顧獨少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顧刻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注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顧隨所見聞決其刪去識于卷末以志遺憾

惟顧言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戌下不引著雍則戌字

下注本無張曹刻同

鶴壽案玉篇為字書後人于其卷末附五音聲論及沙門神珙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況廣韻為韻書末附雙聲疊韻諸條必係相傳之本如此張氏仍之而顧曹所見本或無之耳雙聲疊韻者如平聲章字灼良切章略切先雙聲後疊韻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正紐入聲為首到紐平聲為首雙聲平聲為首疊韻入聲為首是也又有辨字五音法唇聲并餅舌聲靈歷齒聲陟珍牙聲理佉喉聲綱各是也辨十四聲例法如阿哥河等並開口聲菴甘堪諸等並合口聲之類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如平聲璉珍陳為輕清之真辰為重濁之類此皆有關於音韻故附在卷末孫愐所謂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于古人耳張曹所刻廣韻係大中祥符四年陳彭年等所誤其注加詳而祥符以前別有原本注文簡要顧氏所刻者或即其本故字數獨少朱竹垞以為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恐不其然

物迄

顧張刻廣韻入聲物第八注獨用迄第九注獨用曹刻
物下改與迄通集韻改爲勿第八文弗切降物居第二
字又于勿下注與迄通禮韻毛晃歐陽德隆及韻會與
集韻同陰時夫仍舊爲物

葉帖洽狎業乏

廣韻入聲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葉下注帖同用洽第
三十一狎第三十二洽下注狎同用業第三十三乏第
三十四業下注乏同用集韻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業
第三十一葉下注與帖業通洽第三十二狎第三十三

乏第三十四洽下注與狎乏通禮韻毛晃歐陽德隆竝
與集韻同鶴壽案此條亦謂韻張所刻廣韻如此周必
大跋蕭御史殿試卷曰廣韻入聲三十一洽
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本朝
天禧中皆然此舊韻也仁宗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于
是移業爲第三十一洽爲第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
今韻也今案據此則諸韻部分之升降皆定于景祐四
年集韻與禮部韻略相同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毛晃者本末識字讀書而好爲議論卽如註字說文言
部竝無賈公彥儀禮疏注者注義于經下若水之注物
而此書皆作註開首標題已誤如此其餘可知晃言今
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

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
增不廣尚多闕遺如群之爲羣効之爲效三復三思純
帛純束無所收附以至饗餼之饗惟辟之辟采薺之薺
唯幾之唯脊令之令渠搜之搜樞衣之樞總統之統鼓
擊之鼓迨及之迨餅餌之餅仁知之知會計之會寀地
之寀膾軒之軒孫順之孫美目之盼六鑒之鑒表貉之
貉重穆之穆催趨之趨鞞琫之鞞蔡放之蔡撤去之撤
足躩之躩什佰之佰血脈之脈勅天之勅諸如此類韻
旣不收人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圍而彼否或收
一而遺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圍者若痿

痿杻杻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圈者若龍龍祁祁
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鑊爲嶠嶠之
嶠欹爲傾欹之欹歐爲擊歐之歐檜爲衣檜之檜執銳
之爲執銳是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重以言語有五方
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于輕浮燕冀失于重濁
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魯
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釐釐宜宜
倉倉番番載載富富堇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遠至
如支支母父父莢莢本本商商昌昌少少正正白白
玉玉之異闔戶闔戶之爲邪邪左戾右戾之爲ノへ月

月月月之不同成成成之不類毫釐小誤其義遂殊
廣韻以武移反渺瀾之瀾以房脂反輔毗之毗以符羈
反皮革之皮陸德明以丁丈反長幼之長以布內反悖
禮之悖以丁角反撲斲之斲至于音訓差誤未易槩舉
士不精攷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
院所差試官員數校多尚可討論卽方州小郡秋舉試
官不過三四人員旣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長援
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爲與其取之有疑安
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爲之大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
四聲之譜紬其端緒貫穿經傳貳以古今字書諸儒音

釋互加攷證凡九經子史倉雅方言中遺漏要字定其
可否參入逐韻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
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一字筆畫有害于義者悉正
之反切有礙于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數音傍韻失收者
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同義同同在通用之
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者或舉其重或存其一有同
音互用字異而元有圈者去之仍于字下互注音切及
諸義訓辯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
不至誤用主司攷校亦無所疑晃言就中豈無小益然
鉤爬析亂冰碎瓦裂學識不精枉自嘵嘵饒舌可厭極

矣卽如東與東如何分別而爲加圈書中如此者甚多
恫字注云痛也說文作𠂔攷說文人部恫字注大兒詩
曰神罔時恫他紅切𠂔痛也他紅切恫痛也他紅切此
字毛鄭皆訓痛而說文引詩在恫下不在𠂔下疑當爲
大痛各從其家法毛晃妄言說文作𠂔櫛字注云養獸
檻也牢也元有圈今正所謂元有圈今正實不可解旣
有𠂔字公然增入𠂔字旣有總字公然增入摠字又冲
字下增入冲字注云同上引詩鑿冰冲冲从冰攷唐開
成石經鑿冰冲冲从水竝不从欠隨口妄造但求字多
其妄一至于此癢字注病也亦作癢又增入癢字并有

重增之字如東韻內增濃字云奴同反其敢于勑說肆

無檢制如是卽一韻觀之餘可類推鶴壽案有景德韻略而後有景祐禮

部韻略有大宋重修廣韻而後有寶元集韻宋真宗景

德四年龍圖待制咸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誤韻略

五卷綸等以殿中丞邱雍所定切韻同用獨用例及新

定條例參定崇文總目曰雍誤韻略五卷略取切韻要

字備禮部科試是時無禮部韻略之稱其書但名韻略

與所按定切韻同日頒行明年切韻改賜新名廣韻而

廣韻韻略爲景德祥符間詳略二書至仁宗景祐元年

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刊修廣韻韻略命
知制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四年以丁度所修韻略五卷頒行改稱禮部韻略景祐
初宋祁鄭戩諫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雍等景德末
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
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
而集韻禮部韻略爲景祐寶元閒詳略二書其同用獨
用例非復切韻之舊次第亦稍有改移矣初賈昌朝言
韻略多無訓釋疑是聲重疊字舉人誤用故詔度等刊

定窄韻十三處許附近通用混聲重聲具為解注哲宗
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等言韻有一字一義而兩音
者有合用而私相傳為當避者有合押而禮部韻或不
收者請附入韻略高宗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
補輯尚多闕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原本九千五百九十字除晃所增外其子居正復增一
千四百有二字十四年知
榮州楊模上禮部韻括遺

韻會韻府從略

若韻會之更亂音紐次敘別為前後者其先後既不可
復尋小小異同固無庸備言即韻府既遵改并亦可從

略鶴壽案古今韻會三十卷元熊忠誤楊慎以為黃公
紹作非也先是金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所收
之字采諸廣韻集韻并舊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十部
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為四等配隸以為見溪
羣疑牙音也端透定泥舌頭音也知徹澄孃舌上音也
幫滂並明重脣音也非敷奉微輕脣音也精清從心邪

齒頭音也照穿牀審禪正齒音也曉匣影淺喉音也
深喉音也來日半微半商音也熊忠之書字紐用韓道
昭例部分用平水韻合併之例而古韻書之門目次第
于是盡變裁東原曰經傳字音漢儒箋注但曰讀如某
魏孫炎始作反語厥後攷經論韻踵相師法雖孫氏以
前未嘗有然言詞緩急失口得聲如蒺藜爲茨奈何爲
那之焉爲旃者與爲諸之於爲諸之類反語之法適與
此合宋元以來競謂反切之學起于釋神珙傳西域三
十六字母于中土珙之反紐圖今俱存其人在唐憲宗
元和以後其圖祖述沈約遠距反語之興已六七百載
而字母三十六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故唐人書絕不
聞語涉字母宋中葉始盛傳其次弟先後各殊且所分
唇齒喉舌牙及傳會宮商角徵羽祇轄遠異反切之興
本于徐言疾言雙聲疊韻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
可也韻府羣玉二十卷不
過兔園冊子何足道哉

每韻款式顧刻與張曹不同

顧刻廣韻每韻皆別爲一行隔斷書之但獨用者則然

一東下注云獨用若同用者則不別爲一行惟于二冬下注云鍾同用此下提行起云云而其下加一圈然後繼之以鍾後仿此于平列之中寓判別之道多少分明顧自言不敢添改一字則此必悉仍宋版李因篤云各自爲部不相連屬下注獨用是也張刻一槩混載俱用提行另起惟卷首目錄注獨用同用字曹刻第一行一東照顧刻例其餘獨用同用者一槩俱用提行另起二冬既用二〇冬注鍾同用矣下又以冬字重起此下同用之鍾字別爲魚尾文〇下出鍾字不似部首之複用冬字此皆非宋本規模必係張曹別加更定遠不如顧

刻之精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邵子湘云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佑閒江北平水劉淵增修韻目元二百六部不知的起何時大較隋唐以來有之其獨用同用字或是唐人注以便聲律之用平水劉氏始盡并同用之韻爲一百七部愚謂淳祐作淳佑子湘誤也劉淵書稱壬子新刊壬子淳祐十二年理宗在位之二十八年此在紹定之後景定之前歐陽氏書不過發明禮部韻略其分部仍二百有六劉淵雖并之特以便于窗下私用之本而官韻二百六部仍

不能改故理宗末年重校押韻釋疑者不改其舊未嘗

從劉淵也

鶴壽案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宋歐陽德隆誤郭守正增修是書爲禮部韻略而作乃

陽屋所用之書故仍二百六部之舊

以上所攷自謂得之乙卯冬聞有黃堯圃買得元刻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其敘略云近平水書籍王丈郁櫟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畱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添注語旣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于舊本遠矣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雲閒許古道真書于嵩郡隱

者之中和軒有印記云大德丙午重刻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此敘文理荒謬不通固無足責但此書如果條并合二百六以爲一百七則敘文正當發揮其義乃一字不提中間禮部韻及私韻兩言是爲喫緊省目語所刻仍自居于私要之竝不言其并合也書籍大約是開書坊之人貴于舊本大約是勝于舊之意所最可怪者劉淵書刻于淳祐壬子而此書乃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所刻先于淳祐壬子二十一年若然是劉襲王非王襲劉也元大德丙午又在其後七十七年而其在平水則同中和軒乃在嵩郡與平水相去數百里而平水

王宅亦稱中和軒種種錯誤予未見元刻但從友人傳

鈔一二姑識于此鶴壽案黃公紹謂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劉淵士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

字續降一百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毛氏增一千七

百一十字劉氏增四百三十六字而毛晃自謂增二千

六百五十五字公紹之言誤也先生謂許道真之敘文

理荒謬不信其事錢竹汀則云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

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注小有異同而部分

無改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為一百七韻蓋循用平

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

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

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士子新刊禮部韻略每韻所增之

字于毛云毛氏韻于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

非著書之人矣余嘗于吳門黃孝廉玉烈齋頭見元槧

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敘乃知為平水書籍王

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

人也己丑在壬子前二十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

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

其敝故公紹以為劉氏書也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

世楷堂

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八聲十七皆與今韻
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
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
等入迴韻今攷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于迴韻則亦不
始于時夫矣

元版古今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劉辰翁敘成宗大德元年丁酉熊忠敘文宗至順三年
壬申余謙敘順帝元統三年乙亥李昉魯翀敘又有書
坊陳宗禁約翻刻告白一通此書全以三十六字母爲
主劉辰翁敘謂吾夫子之教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
字不以聲也此等邪說殊爲可惡隋書已有婆羅門書

爲之先導矣

自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出官韻仍不改首先遵用者韻會也其韻例云舊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凡二百六韻今依平水韻并通用之韻爲一百七韻又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僊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并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然韻

會自謂爲韻學而作東冠以公冬冠以攻原非爲場屋
應舉而設則置而不論可矣

蛾術編卷三十六終

蛾術編卷三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楫惠校刊

說地一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僞孔分十二節此皆言導山也古本墜落鄭注凋零首節僞孔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此非鄭康

成義鄭曰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案鄭云四列者鄭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陰列云云者西北爲陰東南爲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曰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馬

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有北有南有中
可知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
如鄭義長也據鄭義則傳疏不可用矣且如前一段歷
敘諸山至至于碣石而云入于海傳曰此山連延東北
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
故以山言之疏曰云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
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也謂漳潞汾凍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涕出王
屋淇近太行恒衛潯沱滎易近恒山碣石之類也案傳

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
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
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
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
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
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
古注不可易也又如西傾朱圉鳥鼠傳于西傾朱圉牽
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
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又
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

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創新說遂生支蔓或又添出導西傾之洮水白水欲補經所不及增成傳義強作葛藤尤贅說也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或遂疑經文誤倒亦是惑于導山卽所以導水之故耳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縣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

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村落中一小山亦非又如熊耳
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
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愚謂治山旁水一語
便已了然何勞複舉只因晉初真書已亡皇甫謐一輩
人造僞古文增多二十五篇并造僞孔傳無柰鄭注入
人已深恨不逐條皆與立異而勢不能若此導山改作
治山旁水自矜創獲遂不覺言之重累至此試思如陪
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竝不經此山則經自據
山脈言之何得云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耶凡治
水施功之次先下流不先上源九州之次由東及西者

以九州之次卽治水施功之次也今導山則皆由西而

東明係指山脈言若云治山旁水則是施功先上源矣

豈可通也

鶴壽案山以石爲體其首尾脈絡之自西南而東北乃出于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然

則禹貢所謂導山原從導水起見也禹貢云禹敷土隨

山刊木鄭注云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必隨州中之

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

其功焉經但言敷土而鄭必言布治水土者明導山專

爲導水也謂望觀所當治非卽望觀水道邪平地不能

遠觀登高可以四望禹當日每至一州必先擇其山之

最高大者刊木通道登而望之以見其水當治然後鳩

衆施功是導山未有不爲導水也不然如先生所云導

山之首尾脈絡獨不思山爲定體其首尾脈絡自開關

以來已一定不移非如水之流行不定有壅塞橫決之

患可以疏而通之者也禹雖通神豈能使其首之在隴

蜀其尾之沒勃碣者有所變更哉卽其中間脈絡綿亘

亦豈能如呂梁龍門一一鑿之哉若謂導山不過刊其

樹木則一樵夫能爲之且有伯益在若謂導山不過尋

日
世耕堂

其脈絡而與導水無涉則是郭景純陸鴻漸之所爲而
禹何暇及此也但當時所導之山只就一州中之最高
大者登之以審一方之形勢而不論其山旁之有水無
水僞孔傳于導山諸節釋以治山通水于事甚合唯正
義必云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而并舉某水在
某山旁以實之遂至授先生以口實矣至禹導山之次
第亦必自東而西首冀次沅以訖于雍及至水患既平
之後史官紀事從頭至尾乃就山之首尾脈絡而云導
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猶之治水自冀次沅以訖于雍先
散見于各州又總敘于篇末則云導河積石又東北入
于河耳不然九州大矣禹豈導水先自東而
西巡行一徧導山又自西而東巡行一徧哉

禹貢九州

禹貢冀州鄭曰兩河閒曰冀州案兩河閒曰冀州者爾
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西皆據冀州
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

過洛汭爲南河至大伾北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爲九河
同爲逆河入海爲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爲冀
州惟言兩河開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鶴壽案欲致一

州之界限必先定其四至而後及其八到先生所著尚
書後案于禹貢九州之界限未能言之鑿鑿今爲補致
于左冀州東以大陸爲界道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漢志鉅鹿縣大陸澤在北蓋自昌黎始碣石與青分界
自樂亭至寧河沿逆河北岸自天津至內黃沿大河西
北岸至濬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孟津爲界道河云
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蓋自濬縣始河與洸分界
自汲縣至芮城沿河北岸至永濟止河折而東也西以
壺口爲界冀州云壺口漢志北屈縣壺口山在西南蓋
自永濟始河與豫分界自臨晉至河曲沿河東岸至偏
關止河自此入塞也北以雁門爲界冀州云夾右碣石
入于河鄭注禹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之境北山經碣
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蓋自偏關始
河與雍分界自平魯至盧龍據雁門東西相望至昌黎

上碣石
所在也

沛河惟沈州鄭曰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閒案沛自
滎至荷此沈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南
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
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海此沈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

鶴壽案
沈州東

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
入于勃海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
勃海西岸北就今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
北爲界道沈水云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
沈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
至東阿沿沛西北岸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
雷澤爲界沈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
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

相望至延津止河自此東北也西北以九河爲界沈州
云九河既道鄭注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
有其遺處蓋自延津始河與其分界自滑縣至靜
海沿河東岸至天津止其東逆河已淪于海也

海岱惟青州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案前志齊
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
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爾雅九州無青
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卽青州
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
云自海西至岱也鶴壽案青州東北以潦水爲界禹貢
潦水出衛舉東注勃海蓋自撫寧始其西南卽冀州碣
石自臨渝至廣寧據潦以西自開元至海城據潦以東

自蓋平至寧海沿勃海東岸越海至壽光止與寧海對岸也東南以琅邪爲界海內東經琅邪臺在勃海琅邪之東蓋自壽光始海與沈分界自濰縣至榮成沿勃海南岸自文登至膠州沿東海北岸至諸城止琅邪所在也西南以岱山爲界青州云岱畎絲象鉛松怪石漢志博縣岱山在西北蓋自諸城始琅邪與徐分界其西官州淮水所出之屋山所在自安邱至平陰據岱山東西相望至東阿止其南卽徐州東原也西北以沛南爲界青州云得于汶達于沛水經沛水出共山南東邱絕鉅野澤注勃海蓋自東阿始沛與沈分界自平陰至樂安沿沛南岸越海至樂寧止與樂安對岸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案蒙上海

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于青州旣言東自海西至岱則

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西

鶴壽案徐州東以羽山爲界徐州云蒙羽其莪漢志

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蓋自日照始其東北卽青州琅邪自嶧嶺至海州沿東海西岸至安東止淮所經也南

以淮北爲界道淮云東入于海漢志淮水至淮浦入海
其自安東始淮與揚分界自山陽至鳳陽沿淮北岸至
懷遠止淮折而東也西以大野爲界徐州云大野既豬
漢志鉅野縣大壑澤在北蓋自懷遠始淮自此再東自
宿州至嘉祥據河水東南與西北相望其北鉅野大野
所在至鄆城止其西南卽豫州荷澤也北以東原爲界
徐州云東原底平鄭注今東平郡卽東原蓋自鄆城始
與豫州荷澤分界其北東平東原所在自泰安至莒州
與青州岱山南麓相距至日
照止其東北卽青州琅邪也

淮海惟揚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案海
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

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鶴壽案揚州東以震

底定震澤東二百餘里卽海岸蓋自阜寧始淮與徐分
界自鹽城至福鼎沿東海西岸至霞浦止海折而西南
也南以海北爲界海內南經三天子鄆山在閩西海北
水經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注江海北謂揚州東南隅蓋

自霞浦始與東海分界自寧德至潮陽沿南海北岸自揭陽至大庾羣山綿亘至崇義止聶都所在也西以彭蠡爲界揚州云彭蠡既豬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俱注于彭蠡蓋自崇義始聶都與荆分界自大庾至南昌沿贛江東岸自新建至六安據彭蠡南北相望至霍邱止其北卽淮也北以僊山爲界皋陶謨禹曰娶于塗山僊山在淮水東岸蓋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州至山陽沿淮南岸至阜寧止淮自此入海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鄭曰荊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鄭意荊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

鶴壽案荊州東以九江爲界荊州云九江孔殷劉歆以爲湖漢

九水入彭蠡澤蓋自固始始淮與揚分界自商城至黃
梅南值九江自德化至大庾沿九江西岸至崇義止其
南即揚州聶都也南以衡陽爲界禹貢疏荊州南過衡
山顏籀謂五嶺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蓋自崇義始
與揚聶都分界自桂東至全州據衡陽騎田諸嶺爲限
至興安止五嶺自此起也西以蒼梧爲界海內經南方
蒼梧之邱蒼梧之淵蒼梧在荊州西南隅蓋自興安始
其東北即蒼梧自城步至巴東其南值蒼梧至房縣止
荊山之首景山所在也以荆山爲界道端冢云至于
荆山漢志臨沮縣荆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景山與豫
分界自保康至應山據荆山西南與東北相望自
信陽至光州沿淮南岸至固始止淮自此入揚也

荆河惟豫州鄭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案南條

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乃豫之南界

鶴壽案豫州東以孟

豬爲界豫州云道荷澤被孟豬漢志睢陽縣盟諸澤在
東北蓋自荷澤始荷澤與徐分界自定陶至虞城孟諸
所在自夏邑至阜陽北值孟豬至潁上止其東南即淮
也南以桐柏爲界道淮云自桐柏蓋自潁上始淮與揚

止自

分界自阜陽至桐柏沿淮北岸自唐縣至保康東北值
桐柏至房縣止其南即荊州景山也西以熊耳爲界道
維云自熊耳漢志盧氏縣熊耳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
與荊州景山分界自鄖縣至閬鄉據熊耳南北相望至
潼關止其西即雍州華山也北以大垣爲界道河云東
過潁水至于大垣鄭注大垣在修武武德之界蓋自潼
關始河與冀分界自閬鄉至陽武沿河南岸自封邱
至東明東值荷澤至荷澤止沛自此入沈與徐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
也案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蓋黑水在西徼
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
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
也鶴壽案梁州東以華陽爲界禹貢疏梁州東據華山
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蓋自淮南始與雍州華山分
界自商州至竹山皆在華山之陽至巫山止江自此出
峽也南以黑水爲界書古文訓梁州南距黑水今瀘水

也蓋自巫山始江與荆分界自奉節至宜賓沿江北岸至屏山止黑水自此與江合流也西以懿山為界梁州云岷嶓既藝漢志湍氏道縣嶓山在西徼外蓋自屏山始黑水南與邊界自棧為至崇慶據蔡蒙南北相望白淮縣至松潘沿江東岸自平武至階州南值岷山至禮縣止東值嶓冢也北以嶓冢為界西山經嶓冢之山郭璞注今在氏道縣南蓋自禮縣始其北即雍州朱國自秦州至兩當其西嶓冢所在自鳳縣至商州與雍州終南諸山南麓相距至雒南止其北即雍州華山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也案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

為界義已詳梁州也

鶴壽案雍州東以西河為界道河云至于龍門南至華陰蓋自府

谷始河與冀分界自神木至朝邑沿河西岸至華陰止河自此入冀與豫也南以終南為界雍州云終南停物漢志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蓋自華陰始華山與梁分界自華州至隴西循終南諸山南麓至渭源止

黑水自此南行徼外也西以黑水爲界道黑水云至于
三危晉地道記首陽有三危山蓋自渭源始三危西與
邊界自狄道至武威豬野上源谷水所出東南值三危
至鎮番止豬野所在也北以豬野爲界雍州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漢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
蓋自鎮番始豬野北與邊界自中衛至定邊漆沮所出
西北值豬野自靖邊至神木東北
值河首至府谷止河自此入塞也

九州未言水道

鄭于冀州未注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
賦上下然則每州之下浮于云云皆是巡行州境荊州
言浮于江沱潛漢則荊州之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是
豫州地非荊州地矣逾洛至南河者爲將治豫故經敘
荊州之下卽記豫州也此篇九州先後之次卽是禹施

功之次水害大河尤甚禹先治河治所經地冀兗最下
兗既淪沒冀爲帝都故先治冀次及兗次乃由青而徐
而揚東方三州皆瀕于海水之委也故亦早治之揚則
跨大江而南盡東南之地矣循揚而上故及荊豫梁州
之地少汎濫之水其功可緩故荊既治次及豫然後治
梁雍州田上上故治之最後也近儒之說似以每州貢
物皆會聚于州牧而總共運載至帝都者彼意蓋以一
州土物產不一處必有總辦之人自然是州牧總共斂
集用巨艦裝載物既累陸船又重大必須代爲籌畫便
近道路無如禹時涕漂未必相通而近儒于兗徐則鑿

鑿尋出二水相通之道矣禹時江淮不通故近儒于揚州則竟謂禹之貢舟用海運入淮矣漢洛不通必須陸路乃代爲籌畫忽添出丹水一層謂由漢入丹由丹至冢領山然後入洛矣梁州沔渭亦斷不能通則硬說禹時褒斜必有相通之道并謂其必有巧妙之法使舟可踰嶺而達從沔溯褒入斜以通渭矣至雍州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只得強改孔傳逆水西上作逆水而上謂是南北兩路貢船會于渭汭一并轉東進京矣宋學之爲經害甚矣哉

爾雅釋地九州

釋地九州兩河閒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北蓋
殷制孫炎李巡竝同舜肇十有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
州外分青州爲營州冀州爲并州幽州至夏仍合爲九
禹貢無幽并二州則幽并之地并入于冀爾雅有幽州
無并州則幽州兼有并州之地周分置幽并二州俱在

禹貢冀州域內是殷周冀州視夏制差小

鶴壽案先生
敘釋地九州

即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但邵氏所言于殷代九州之界
限亦未全備今爲補攷于左冀州東以東河爲界王制
自東河至于西河鄭注冀州域蓋自深澤始虢沁河與
北分界自晉州至鉅鹿據大陸南北相望自廣宗至內
黃沿河西岸至濬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南河爲界
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鄭注冀州域自潞縣至永濟與
夏冀州同西以梁山爲界爾雅梁山晉望也梁山在河
西蓋自永濟始河與雍分界踰河經郃陽韓城梁山所

在臨河自吉州至保德沿河東岸至河曲止東值幽州
燕京也北以霍山爲界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
玉焉郭璞注今在永安縣東北蓋自河曲始河與雍分
界東至五寨東值幽州燕京自寧武至霍州沿汾水西
岸自沁原至平定西南值霍山自孟縣至
無極沿漳沱南岸至深澤止南值大陸也

河南曰豫州注自南河至漢禹貢豫州以荆山之北爲
界爾雅豫州以漢水之北爲界夏殷殊制職方云河南
曰豫州正南曰荊州則周時荊州兼有漢北之地與殷
制異郭知自南河至漢者以豫州居冀荆之閒其界爲
南河之南漢水之北也周禮疏云周之雍豫兼梁州之
地爾雅無梁州則殷之豫州亦兼梁地鶴壽案豫州東以南薄爲界書
序湯始居亳皇甫謐曰亳今穀熟縣是也蓋自曹縣始
與沈州陶邱分界自商邱至信陽據南薄東北與西南

相望自應山至孝威南值沔口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南以漢上為界伊尹書果之美者漢上石耳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漢川至徽縣沿漢北岸其西北成縣至秦州止漢于此發源也西以華山為界爾雅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馬淮南子注今華陰南山蓋自秦州始與荊州通冢分界東南至兩當西值岷冢自鳳縣至華州與雍州終南諸山相距至華陰止華山所在也北以河南為界王制自南河至于江鄭注豫州域蓋自華陰始華山與雍分界東至雒南西北值華山自蘭鄉至鞏縣沿河南岸自汜水至杞縣據國田左右自蘭陽至考城東北值沈州陶邱也至曹縣止其北即陶邱也

河西曰雖州注自西河至黑水職方云正西曰雍州殷

周雍州俱兼梁州之地與禹貢異鶴壽案雖州東北以

嶽河西者龍門河之西蓋自靖邊始西值焦獲自懷遠至府谷據河首東北與西南相望自神木至宜川沿河西岸至洛川止其東即冀州梁山也東南以揚洛為界爾雅秦有揚洛晉書地道記潼關是也蓋自洛川及澄

城始東值冀州梁山自朝邑至潼關沿河西岸自華陰至渭南南值豫州大華少華自藍田至鄠縣據終南諸山南麓自岐山至清水西值荊州嶓冢至秦州止其西南即嶓冢也西南以黑水為界水經若水至朱提縣西為瀘江水瀘江即黑水蓋自秦州始西漢與荊分界自禮縣至巴縣沿西漢西岸自江津至屏山沿黑水所合之江北岸自犍為至茂州北值岷山至松潘止岷山所在也西北以焦獲為界爾雅周有焦獲在今固原州西北蓋自松潘始岷山西與邊界自平武至寧遠南值岷山自隴西至中衛據焦獲南北相望自靈州至靖邊止西值焦獲也

漢南曰荊州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殷時荊州以漢水為界則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視夏制差小謂凡在漢水以南皆屬荊州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陽也

鶴壽案荊州東以雲夢為界爾雅楚有雲

夢在今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
界自嘉魚至瀏陽據雲夢南北相望至鹽陵止西值衡
山也南以衡山爲界王制自江至于衡山鄭注荊州城
蓋自鹽陵始衡山與楊分界自湘潭至激浦據衡山東
西相望自沅陵至巴東東南值衡山自巫山至長壽沿
江北岸至巴縣止西漢自此入江也西以西漢爲界漢
志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
州入江蓋自巴縣始西漢南與邊界自合州至禮縣沿
西漢東岸至秦州止西漢于此發源也北以河漢爲界
漢志武都縣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地說漢與江合于
衡北翼際山翳蓋自秦州及成縣始漢與雍分界自
徽縣至漢川沿漢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

江南曰揚州注自江南至海殷制割淮南江北之地以

屬徐州故揚州以江爲界兼有大別以東之地鶴壽案揚州東

以會稽爲界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
注今在山陰縣南蓋自太倉始江與徐分界自鎮洋至
福鼎沿東海西岸至霞浦止海折而西南也南以越爲
界呂氏春秋東南爲揚州越也自霞浦至崇義與夏揚

州同西以漢東爲界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水以東皆揚州地蓋自崇義始其東大庾嶺南與邊界自龍泉至江夏北值漢入江處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北以江南爲界左傳田于江南之夢江南謂北江之南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武昌至昭文沿江南岸至太倉止江自此入海也

沛河閒曰沅州注自河東至沛殷制與夏同職方云河東曰沅州賈疏周之沅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沅州之域河東與冀分界沛自熒至荷西南與豫分界自荷至會汶南與徐分界會汶後東北行東與營分界

鶴壽案沅州東

北以斥山爲界爾雅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隋志文登縣有斥山蓋自道化始與幽州燕山分界自遷安至盧龍折而南至昌碣石所在越海至樂安止與昌黎對岸也東南以沛正爲界左傳追戎于沛西杜預注沛水之西蓋自樂安始沛與營分界自博興至鄆城沿沛北岸及西岸至鉅野止沛于此絕大野也西南以

大野爲界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鉅野縣東北大澤
蓋自鉅野始大野與徐分界西南至定陶沿沛北岸自
荷澤至焚陽約沛伏流至汜水止沛自此出河也西北
以河東爲界呂氏春秋河沛之間爲沔州高誘注河出
其北蓋自汜水始沛與豫分界自焚陽至鉅鹿沿河東
岸自南宮至末鹿庫沔河所經南值河自安平至天津
沿庫沔河南岸越海自豐潤至遵
化止與幽州燕山東麓相距也

沛東曰徐州注自沛東至海殷仍夏制職方云正東曰
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之域周無徐州蓋以徐爲青
也徐與沔以沛爲界自沛而東兼有淮南江北之地與

揚州分界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故其澤數曰望

諸殷爲徐州則望諸亦當在境內

鶴壽案徐州東以東海爲界王制曰東河

至于東海鄭注徐州域蓋自日照始海與營分界自贛
榆至通州沿東海西岸至海門止江自此入海也南以

北江爲界禹貢東爲北江漢志鮑陵縣北江在北蓋自海門始江與揚分界自通州至黃陂沿江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西以孟豬爲界爾雅宋有孟諸郭璞注今在睢陽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黃陂至虞城孟諸所在西南值漢入江處自單縣至東平沛于此會汶南值孟諸自東阿至長清沿沛東岸至齊河止沛折而東也北以岱岳爲界爾雅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在今泰安縣北蓋自齊河始沛與營分界其東南爲泰安岱岳所在自萊蕪至莒州西北值岱岳至日照止海折而南也

燕曰幽州注自易水至北狄禹貢以幽州之地合于冀州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爾雅無并州幽州兼有并州之地故下文云燕有昭余祁昭餘祁爲周禮并州之澤藪也殷以昭余祁屬燕是爲并合于幽之證職方并州其浸涑易殷制合并于幽故易水在幽州境

內水經云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周時幽州偏
于東北其正北則爲并州殷以東北之地割屬營州則
幽州之境縮于東北而贏于正北鶴壽案幽州東以燕
山爲界括地志燕山
在漁陽縣東南蓋自遵化始燕山與沈分界自玉田至
文安庫沱河自此入海自大城至東鹿沿庫沱河北岸
及西岸至深澤止庫沱河折而北也南以昭余祁爲界
爾雅燕有昭余祁郭璞注今鄆縣北九澤蓋自深澤始
庫沱河與冀分界自無極至孟縣沿庫沱河北岸自壽
陽至平遠西北值昭余祁至靈石止其南卽冀州霍山
也西以燕京爲界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注燕京在汾
陽蓋自靈石始與冀州霍山分界自介休至寧武沿汾
水東岸自神池至偏關止東值燕京也北以西陰爲界
爾雅北陵西陰雁門是也在今陽高縣西北自偏關至
遵化與夏
冀州同

齊曰營州注自岱東至海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公羊疏

引鄭注云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職方
云正東曰青州夏周俱無營州釋文云爾雅營州爲禹
貢之青州矣營者蓋取營邱以爲號博物志云營與青
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豈是名乎說苑作齊曰青州
是青卽營也公羊疏引孫氏云自岱東至海郭注本孫
炎書疏云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堯時青州當越海
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
也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鶴壽案營州東北以
醫無閭爲界爾雅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郭璞注醫無閭今在
遼東蓋自撫寧始與沈州碣石分界自臨渝至廣寧據
古無閭西南與東北相望自開原至海城沿遼水東岸
自蓋平至寧江沿渤海東岸越海至青光止與寧海對

岸也東南以海隅爲界爾雅齊有海隅郭璞注海濱廣
斥自壽光至諸城與夏青州同西南以岱陰爲界管子
南至于岱陰言齊在岱岳之北蓋自諸城始海與徐分
界自安邱至章邱西值岱陰至歷城止其南卽岱岳也
西北以泲南爲界漢志泲南郡言郡在泲水之南蓋自
歷城始泲與沈分界自章邱至樂安沿泲南岸越海至
撫寧止與樂安對岸也

釋山五嶽有兩條後條爲正

五嶽不知定始何時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僞孔安國傳云岱宗泰山爲四
岳所宗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禮記王制文與
舜典略同鄭但云岱宗東嶽餘皆無注而疏則據爾雅

釋山郭璞注詳言之與孔傳同并及中嶽嵩高其毛詩大雅崧高傳說四嶽亦與孔傳同而疏則引孝經鉤命決具說五嶽云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又言封禪書白虎通及王肅尚書注服虔左傳注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竝同此蓋唐虞三代相承其爲山既高大且于中國各案五方定位不可改移卽後世西南二境日漸恢拓而究無以易衡華故數千年來不變然釋山有兩條其後一條正釋五嶽之名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節每句皆系以嶽字此爲五嶽一定之正名說文山

部嶽字注亦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守
所至重文岳字注古文嶽觀此知嶽岳諸經互異實一
字泰室卽嵩高而南嶽不言衡言霍山則說文與釋山
同者據王制疏推郭璞意以爲衡山本有兩名一名霍
山也

說詳下文

此說妙矣說文新附嵩字注中岳嵩高山也

从山从高亦從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說文無
嵩亦無松而唐石經毛詩嵩高爾雅釋山嵩高作崧與
嵩此唐人所改古皆作崇也鄭康成周禮春官大宗伯
注說五嶽與僞孔書傳孝經鈎命決毛萇詩傳并王肅
書注服虔左傳注皆同卽與爾雅釋山郭璞注及說文

亦無不同其糾紛不可解者大司樂注說五嶽之數不數嵩高而有嶽山卽禹貢導岍及岐之岍山一人之筆一經之注前後異解實費參求蓋因爾雅釋山別有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五嶽取其四卻去嵩而易以嶽郭云嶽吳嶽卽岍山也與大司樂連言五嶽四鎮相涉鄭遂用之又配以職方氏各州鎮山裝合配轉以說之賈公彥寡陋少發明惟崧高疏反覆圓融其說云大司樂云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此與南嶽無涉

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嵩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嶽明有爲嶽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舉其大者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山

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
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宗伯之注
是定解也此疏回護鄭注而仍歸五嶽正名精妙之至
學者宜詳玩之蓋以一人兼掌四岳之事若有五岳之官
蓋以一人兼掌四岳之事若有五岳之官
有不同掌之而名其官為五岳者哉詩稱崧高維嶽毛
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恒鄭箋亦止言四岳也至殷而始有五嶽
蓋豫州居天下之中湯都南薄在豫州東界今歸德府
商邱縣東南後遷西薄在豫州北界今河南府偃師縣
西南華山堯時本屬雍州殷時改屬豫州故爾雅云河
南華在豫州西界今同州府華陰縣南華山既在畿內
乃以為中岳而以河西之岍山為西嶽北五嶽之名所
由起王制云五嶽視三公是也周人因之周禮大宗伯
大司樂咸有五嶽之文蓋即釋山前一條之五嶽而非
後一條之五嶽邵氏爾雅正義雖未言五嶽緣起之由
而以前一條為爾雅正文後一條為後人附益其說甚

詳今不贅述何休習于漢儒之說
忘卻堯時無五岳故云還至嵩爾

何休公羊學引歲二月東巡守一條四岳下多還至嵩
如初禮六字

周禮職方氏賈疏非是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
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
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浸潁湛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崑山其澤藪曰圃田其
川滎雒其浸波澨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
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

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廬維正西曰雍州其
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
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沛其
浸菑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
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
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鄭注云揚荊豫兗雍
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
無徐梁疏曰云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者
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故云略同若
周之兗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

州之地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于禹貢小于禹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案職方注疏皆爲約略之詞與禹貢異同未嘗鑿指至于疏以禹貢爲堯舜法爾雅爲夏法詩譜爲殷法則大謬矣攷詩疏云爾雅九州之名

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炎以爾雅
之文與禹貢不同于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案以爾
雅九州爲殷制漢以後諸儒俱無異說惟賈公彥云禹
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今
知不然者鄭氏詩譜首言禹貢雍州故下文卽以禹貢
九州之名見天下三分之數賈氏不審發端禹貢二字
遂疑爲殷法雖述鄭譜實乖鄭義至以禹貢爲唐虞法
爾雅爲夏法尤爲無據鶴壽案文王在殷時則三分有二當指殷六州言周書程與篇
所謂文王合六州之序奉勸于商是也故賈氏遂以詩
譜爲殷法既以詩譜爲殷法不得不以爾雅爲夏法禹
貢爲堯
舜法矣

七國都

戰國七國之國都秦都鎬京卽周武王故都今陝西省城西安府附郭長安縣齊都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武王以營邱封太公爲齊國其後獻公都臨淄皆在此案山東省志引史記太公始居營邱五世胡公靜遷薄姑子獻公山又遷臨淄似營邱距臨淄甚遠非一地今萊州濰縣亦有營邱城似爲近之然漢地理志臨淄縣注城中有邱卽營邱太公築邑于此或胡公遷他處而獻公復還故土如商家五徙厥居而盤庚復遷殷未可知也燕都卽今京師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楚都有五始

封在丹楊今江南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始遷郢今湖北荊州府治江陵縣再遷都大約在今湖北襄陽府之東境爲故樂鄉縣地而不可的知三遷陳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四遷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韓始都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後遷新鄭因滅鄭遷都之今鄭州屬河南開封府趙都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魏始都安邑今爲縣屬山西解州惠王遷都大梁今爲河南省城開封府祥符縣鶴壽案營邱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史記稱尚父封營邱萊夷來伐營邱邊萊則在昌樂也臨淄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二都東西相去甚遠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神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也在今宜昌府歸州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後漢王昌傳注通典

皆同此說先生以為在太平寧國二府交界是誤信漢志也史記稱昭王徙都郢都謂郢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又熊麗封雕山之閒熊繹移枝江楚都不止五遷

梁敗于齊喪地于秦辱于楚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東敗于齊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趙岐無注朱子注云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齊秦兩戰皆本之史記世家列傳鑿指其年可云確矣但十七年取少梁之前先有九年與秦戰少梁秦王文恪鑿刻誤作韓此家上文而誤今從汲古閣改正虜我將公孫座取龐此已喪地矣三十一年秦伐我秦將商

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東地至河安
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此是喪地于秦之正文其事不
但在十七年之後且并在二十年敗于齊之後并其所
以遷都大梁亦專爲喪地于秦逼近之故朱子何不舉
及而言後魏又數獻地也徧檢魏世家秦本紀當惠王
時竝無獻地于秦事惟秦紀惠文王五年以後魏數獻
地于秦時梁惠王薨已久當在梁襄王時朱子誤記矣
若南辱于楚徧尋六國表楚魏世家當惠王時爲楚宣
王威王不但絕無與魏爭戰并且無會盟往來事惟楚
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時已

當梁襄王之十二年去惠王薨十三年矣此事亦見戰國策高誘注云楚懷王時而朱子又誤以此入惠王口中八邑國策作八城城卽邑朱子誤作七邑其實辱于楚不知爲何事當闕疑或曰子數辨朱子誤將襄王事入惠王口中抑知朱子從竹書紀年惠王再改元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年史記誤分屬襄王子之辨得毋誣朱子乎予曰竹書紀年晉束皙僞誤何足徵信鶴壽案通鑑據杜預和嶠之說已移襄王之年于惠王矣朱子並不誤何必仍舉舊說以駁之

賦術編卷三十七終